

9名女孩接连被索赔数十万元违约金

“孵化网红”暗藏“天价陷阱”

国内

2024年10月31日 星期四
责任编辑 宗建玲

责任编辑 刘娜 洋

10 沧州晚报

今年6月初,在通知李小婉开庭时,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魏若男了解到,这家公司还起诉了另外8名20岁左右的女孩,诉求都是索赔数十万元的违约金,这引起了法官的警惕。随着案件的审理,一个针对在校学生,隐藏在“兼职网红”背后的“天价陷阱”逐渐浮出水面。

一条私信勾起女孩成名梦

李小婉家住广西。和众多年轻女孩一样,刷短视频、拍短视频是她日常的娱乐方式之一。手机里精彩的世界和青春活力的自己,与她的现实生活截然不同——她的父亲因赌博家暴和母亲离婚,她和母亲相依度日。生长在不幸福的单亲家庭,李小婉的青春过得并不愉快,加之学业压力,她患上了抑郁症,因此耽误了一年时间,这也导致她比同龄人晚一年参加高考。

高三下学期,一条私信打破了李小婉平静的生活。“我们这边主要做美妆达人,要签约孵化在校学生做素人网红,看了你的视频风格,很合适。”去年10月的一天,一家传媒公司给李小婉的短视频账号发来了邀请。将信将疑的李小婉加了对方的微信后询问:“我还是学生,不了解这一行,具体是做什么呢?”

“就是带货,接广告,把一个账号做起来。”传媒公司一位名叫高阳的负责人轻描淡写地介绍,“内容、拍摄、剪辑、运营、策

划,还有艺人包装、管理、培训、出访,我们全包落地,签约主播直接上手就行了,不需要你任何费用。”高阳还特别强调,他的公司毕竟是在北京,做的事情肯定是正规的。“我们这边不会跟你去签什么劳务合同,只有一个合作协议,说白了,就是合作关系。”

李小婉虽然听得云里雾里,却动心了。“网红”“带货”“成名”“艺人”……这些词都曾出现在李小婉的想象中,“万一真的成功了呢?”

反复沟通中,高阳把这份“网红兼职”描述得既简单又轻松,面对李小婉“还在读书不方便直播”的顾虑,高阳表示,“不需要直播,那种太麻烦了,我们就是拍短视频、挂橱窗,并且我们的账号已经搭建好了,喜欢就继续做,不喜欢就把账号归还公司”。

让李小婉卸下最后防备的是高阳的一句话:“就剩三个名额了,下个月就直接启动了。”

签约后的培训敷衍了事

和李小婉的遭遇一样,家在安徽的女孩郭必瑜也有着对“网红”“明星”的憧憬,去年10月,正读大二的她也收到了上述传媒公司的私信。几番交流下来,郭必瑜沉浸在对方所编织的美好未来中。

接下来便是签约,高阳通过微信给郭必瑜发来合作协议,并说:“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模板,你不用去细扒它,还是按照我和你说好的约定即可。”

回过头看,当时的郭必瑜并没有意识到签约合同的法律严肃性,对合同中对自己职责的约束、违约的代价等条款,尤其是“每月直播不少于24日,每日直

播时长不少于3个小时”的约定,她都没有细究。去年10月底,双方在线上签署了《平台合作协议》。

协议签订之后,双方建立了“一对一运营服务群”,除了郭必瑜,其他三人均为传媒公司的服务指导、运营等人员。而签约后的培训,仅有传媒公司发到微信群里的几份PDF文档。

如果说传媒公司的培训有些敷衍,其在11月上旬策划的三次拍摄则更为简陋。

因为不在一个城市,传媒公司为郭必瑜预约了当地一名摄影师,但整个拍摄过程让她大跌眼镜:服化道具自己准备,拍摄环境为免费的公园,摄影师为兼职的大学生,没有专业指导,全程仅一小时,草草了事。

让郭必瑜不解的是,每次拍摄完,传媒公司的员工总会在微信群里发“账单”,即转账截图:“这是这个月的拍摄与服务,包含场地费用、拍摄人员费用、灯光交通食宿费、器材设备费、后期制作费等,公司已经付款了,共29800元,请确认一下。”

此外,传媒公司的员工还发过购买抖音账号的费用4万元、抖音“DOU+”引流费用7000元等等。郭必瑜每每问:“这个我现在要干啥?”对方就说:“您只需要确认收到即可。”

心想反正不需要自己掏钱,郭必瑜便在微信群里回复:“好的,收到。”

签约不久即发起“天价”索赔

去年12月初,仅一个多月后,李小婉、郭必瑜与传媒公司的“合作”便出现了裂痕。原因是传媒公司要求她们直播,目的是活跃账号。

这个要求明显与高阳之前

“不直播”的承诺相悖。貌似能预见李小婉、郭必瑜的不满与抵触,这名员工立即发来了《催告函》,“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,为您组建一支专业团队开展工作,并为您购买账号及提供扶持,目前您拒绝配合直播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,如您执意不履约,我公司保留对您违约行为追责之权利。”

李小婉、郭必瑜分别提出了解约要求。殊不知,签约容易解约难。提出解约当月,两人就被传媒公司诉至法院,等待她们的是一场“天价官司”。

除了李小婉、郭必瑜,这家传媒公司以相同理由起诉的女孩还有7名,来自山东、河南等地。“网红”和MCN机构打官司在法官魏若男的日常审判工作中常见,但像李小婉、郭必瑜这类案件,是她第一次碰到,“都是涉世未深的在校学生,以女大学生为主,都面临巨额违约索赔。”

以郭必瑜案为例,传媒公司索要经济损失9万多元、违约金18万多元,还有律师及诉讼费,共计28万多元。这对于一个没有工作收入的大学生而言,无疑是“天价”。而对于李小婉,20多万元的违约金足以压垮她本就脆弱的家庭。

发现上述诸多异常后,魏若男立即对这家传媒公司做了一番调查,其“短期内签约后诉至法院”的套路昭然若揭:2023年8月在北京成立公司,全国“广撒网”寻找目标,10月与多名学生签约,11月要求签约主播在群聊中确认各项高额费用,12月即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各项费用。

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,今年2月,该传媒公司的负责人高阳和另一名股东,在山东又成立了一家开展相同业务的MCN机构。

传媒公司撤诉 线索被移送警方

今年7月初,李小婉等9人的案件相继在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。

经庭审询问,传媒公司未能提交证据,证明其公司旗下存在正常孵化、账号正常运营的主播。

此外,法院经审理认为,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,传媒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,对签约主播进行所谓“全方位”培训和孵化,而是仅在微信群中发送几份PDF文档;签订合同前的沟通中,传媒公司多次承诺对方无需直播,账号喜欢就做,不做就还给公司,现在却主张对方拒绝直播、主动提出解约是违约行为,并索赔违约金,没有依据。

对于传媒公司主张投入的大量资金,李小婉反驳道:“他们请的摄影师每小时收费才45元,买的抖音账号的粉丝才143个。”

法院审理认为,传媒公司拍摄费用、购买抖音账号费用,不符合市场一般价格情况,且收款主体方身份不明;购买抖音“DOU+”服务的费用,无法证明实际支出了该费用,以及用于主播的账号引流。

“很明显,该公司是给签约风险意识淡薄,受利益甚至成名诱惑的在校学生设下圈套,并将其视作‘割韭菜’的工具。”魏若男说,该传媒公司看到庭审情况,在法官的释法说理后,提出了撤诉申请,法院准许其撤诉。

目前,法院已将涉传媒公司相关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。(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)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被不法分子植入录音芯片

小心!你的床头灯可能正在“偷听”



充电宝、排插、床头灯这些常见的家用电器被不法分子植入录音芯片后,成了披着“羊皮”的窃听设备。

2024年5月,小潘网购时发现一家贩卖附带录音、监听功能的日用品店铺。出于好奇,他下单购买了店内的插排。收到货

后,小潘发现该插排外形与普通插排并无两样,但确实带有隐蔽的监听、录音等功能,极有可能侵犯公民个人隐私。

于是,小潘立即报案,并上交该插排。根据小潘提供的线索,警方很快锁定生产、出售相关窃听设备的网店店主程某,其

到案后也交代了制作、贩售窃听设备的全部经过。

程某之前是技工,拥有改装重组经验。2024年4月,程某想到制贩窃听设备牟利。他先是购买录音设备,将其拆解后获取录音芯片等零件,随后相继购入充电插排、床头灯等日用品,将拆卸下来的具有窃听、录音功能的芯片和零件装入其中,再进行组装还原。

随后,程某将带有窃听功能的床头灯、充电插排等放到网店内售卖,定价400元至700元不等。有人购买后,程某会发送二维码让其下载监听录音软件,并通过视频教学远程指导。

经查,2024年4月至5月,程某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万余元。近日,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,法院以非法生产、销售窃听专用器材罪判处程某有期徒刑八个月,缓刑一年,并处罚金5000元。

据九派新闻

奇瑞飞行汽车 已成功试飞

没有方向盘,支持无人驾驶



奇瑞三体式复合翼飞行汽车。

近日,2024奇瑞全球创新大会在安徽芜湖举办。奇瑞在展厅展示了一款奇瑞飞行汽车,现场工作人员介绍,这款飞行汽车是原型机,目前正在研发中,已成功试飞,试飞距离大约80公里。

这款三体式复合翼飞行汽车没有方向盘、油门等,汽车支持飞行及行驶两种模式无人驾驶,可实现陆空无人驾驶模式切换,助力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。

据《新京报》